

憶當年 執念不悔勇追夢



· 吳慶璋，本文照片為作者提供 ·

我出生在宜蘭礁溪協天宮旁一間租來的民房裡，民國五十年，父親分配到位於新竹市光復路公學新村的眷舍，於是舉家搬進村子裡。那一年我九歲，當時還沒有周休二日，每個星期一天尚未亮，父親便徒步至火車站搭車北上，直到星期六下午方才返家；母親沉迷方城之戰，家裡沒大人，

所以建功國小、新竹二中（育賢國中前身）的求學階段，是一生裡最無拘無束的一段時光，除了考試，每天過的都很快樂。

眷村裡的生活條件非常簡陋，每家屋裡沒有廁所，村子的四個角落各有一間公廁，每天上學前，便到公廁排隊上廁所，全村四、五百戶人家，清晨蜂擁而至排隊上廁所，擁擠情形不難想像。後來是在民國六十四年，陸軍總部為改善村子的居住與衛生條件，統一為每家興建化糞池，家裡這才有了廁所。早年軍人待遇低，眷村的孩子多能克勤克儉，也很認命。

高中就讀竹東高中，畢業前夕，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思忖家中經濟，報考軍校是唯一的選擇。由於求學階段玩的時候比認真讀書時候多，所以視力還不錯，沒有近視沒有散光，於是報考飛行專修班，先後經過嚴格的視力箱與體檢，最後經過筆試，獲錄取成了飛專班第六期的學生。

後來才知道，民國四十九年空軍官校由原來的兩年制，改為四年制大學教育。惟因那段期間，通過嚴格體檢符合報考官校資格的學生不多，為了彌補官校飛行班缺額問題，民國五十八年空軍成立飛行專修班，連續招了六期。我有幸成了最後一期飛專六

期的學生，自此展開嚴格的軍校生活，我們那一期入伍生是五十七人。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背著內有幾件換洗衣褲的帆布書包，獨自徒步至火車站搭車南下，離家前，母親沒有說什麼；後來聽鄰居大媽說，她們找母親打牌，看見她在屋裡掃地，淚水打溼了衣服，一問之下，才知道我進了軍校，還是進了跟飛行有關的軍校，一群大媽吧拉吧拉要母親速速把我叫回來，她們說什麼都能做，為啥去飛行呢！

入伍訓前後三個半月，雖然是飛行專修班，訓練和一般軍士官兵一樣，基本的單兵出操、跑步、伏地挺身、單槓、單兵攻擊、行軍、射擊，一樣沒少。說到射擊，飛專班學生在校成績普普，視力卻遠較一般學生好多了，記得有一回用Z步槍長距離射擊，成績公布，我們這一班成績好的讓教育班長嚇了一跳，他說他當班長這麼久，帶過的兵難以估計，第一次看到全班射擊成績這麼整齊亮眼的。

新訓中心種種的魔鬼操練，非入伍生無法想像，教育班長為了培養同學的革命情感，力行一人出錯，全班體罰。這招管用，當年我們五十七個同學就像綁在一起的筷子，同德一心。三個月後，沒有一個人退訓，其實

另一個支持大家咬牙苦撐、不想被退訓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家境因素。同學大多來自軍人家庭，當時軍人待遇微薄，從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當年我同時考取一所知名私立工專，因為是私立，學費不低，弟弟低我兩屆就讀新竹中學，成績優異，再兩年即將畢業升大學，想想還是把讀大學的機會留給弟弟，自己選擇進了軍校，因為家庭狀況，面對入伍訓的種種魔鬼操練，只能勇往直前，沒有退路。

官校當時對飛行員的身家調查是很嚴謹的，入官校前，得找兩位保證人，我返回母校竹東高中請就讀高三時的班導師蔣武和主任教官倉開治幫忙做保，他們很樂意成為我的保證人。之後一次休假，返回學校探視兩人，倉教官說，之前軍方曾經派員到學校調查我在校三年期間有無不良紀錄。再後來上飛行線前，聽父親說，有住家管區派出所警員來家裡查訪個人資料和家庭狀況，足見空軍對飛行員是採高標準要求，品德操守不能有任何偏差，所以最後掛上飛鷹，成為一名飛行員，是經過層層篩選，不單飛行要好，品德更重要。

民國六十一年底進官校，第二年過完年後開飛，時間很緊湊，邊上課邊學飛，第一階段基本組十二課，飛

的是PL-1，這是國軍航發中心研製的第一架螺旋槳教練機，取名「介壽號」。第一課是感覺飛行，感覺飛行是在試膽量，看看有無懼高症，轉彎、上升俯仰會不會暈眩、嘔吐。此外還包括基本飛行素質，第一階段結束有八位同學被淘汰，打包回家。

感覺飛行結束，正式進入基本組，基本組要練起落航線、基本性能、編隊飛行、飛機儀器等基本功，同學中，我是第一批放單飛的五人之一，我們五人剛落地就被同學扔進泳池裡了。基本組結訓時，入校時的五十七人剩下三十一人，這時要分科，教官把我叫到跟前，他說飛行員就是要飛驅逐機，唯有飛驅逐機才能表現出個人的飛行能力，聽了教官的建議，我選擇了戰鬥組。

高級組飛的是F-33，結訓時，又淘汰了五位同學，最後二十六人掛上飛行胸章，當中六人分發運輸機部隊，二十人分發戰鬥組，接著分送各基地，有同學到臺南飛O-1觀測機，有同學到屏東飛S-1H反潛機，有同學分發嘉義救護隊飛直升機，也有同學同時分發嘉義飛HC-16水鴨子，我和另外九名同學，共十人則去了臺東。

在臺東志航基地換訓時飛的機種

是F-86F，F-86F沒有雙座，每一架都是單座機，學員在地面上先聽教官講解，解說完，一上去就是學員獨自單飛。當時我剛滿二十歲，教官帶我們就像帶自己的孩子，很不放心，起飛前站在機翼上再三叮嚀，空軍師徒之間的革命情感非常深厚。

F-86F換訓過程節奏非常緊湊，基本性能、儀器、編隊飛行、對抗、攔截、對地、對空實彈射擊等等，都是戰鬥機的基本功。同學們於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五日完成F-86F所有空中戰鬥科目鑑定並結訓，十月二十二日離開臺東。我們在當年的三月抵達志航，當初報到的十人，離開時少了一人，同年五月間，同學崔海光在一次兩機編隊訓練中殉職。

同學們搭上C-119離開臺東到分發部隊報到，C-119沿途放人下機，新竹機場下來盧繼莊、徐國賢、雷健駿和我四人，新竹基地當時主力戰機是F-100，四人剛到隊便開始另一個階段的換裝訓練。我們要熟讀F-100所有性能和操作科目，熟悉飛機各系統、座艙實習、地面檢查等等，這段期間不能外出，每天的作業就是熟讀F-100技令和科目操作程序。我的換訓教官是官校四十七期的黃國平老師，黃老師個性積極要求嚴謹，師徒兩

人常在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的空域裡進行性能科目演練。黃教官也曾經多次帶我近距離欣賞被泰雅原住民視為神山的大霸尖山，我在次年四月中旬完訓，正式成爲一名戰鬥機飛行員。

有人說，有三種職業退休後，提起當年總是滔滔不決，一是ED探員，一是搖滾樂歌手，再就是飛行員。我常回憶從前飛行時的種種，現在年齡大了，偶有事情記不住，但是提起飛行，總能記憶猶新，連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一日不差。

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我國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條約中明確指出我方與大陸以海峽中線爲界，彼此互不侵犯。不過當時中共空軍實力不如我們，所以我們的戰機常飛越海峽中線，在大陸沿海進行偵照和偵巡，美國則提供他們的飛機給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諸國，做爲美國在亞洲圍堵中共的第一島鏈。中美共同協防期間，我國空軍與美國固定每半年進行一場藍天演習。

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卡特政府與我國斷交、與中共建交，前後歷經二十四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自此終止，藍天演習也跟著結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四日，我出了一批中美軍方最

後一場藍天演習，執行代號Z&A的海炸任務。這次任務是去炸射航空母艦中途島號所拖行的一個噴水靶，這項對海炸射，是展示我國空軍對海的作戰能力。

當天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中途島號」行駛在菲律賓與臺灣的航空識別區之間，幾乎是中華民國疆域的最南端，我們從新竹基地起飛前往執行Z&A任務，炸射航母所拖行的噴水靶，以往海炸任務我們不直接對著靶上打，是瞄準靶後一百呎的位置炸射，否則噴水靶打爛了，就不能用了。

F-100A有E門二十釐米機砲，每一門機砲各攜帶一百發砲彈，那一年美國與我國斷交，國人正處於同仇敵愾氛圍裡，長機黃學文在地面提示時，下令我們在大角度攻擊時，記得把噴水靶擊沉，讓它成廢鐵一塊。

四架F-100A從新竹起飛直飛菲律賓賓與我國航空識別區之間，抵達演習區上空，四機與「中途島號」保持九十度垂直進入後，四機依序拉升，我在拉升之後轉至三邊、四邊，倒頭下去便瞄準噴水靶。第一個PASS，我是狠狠對著噴水靶射擊，聽到先前派往登上「中途島號」的管制官報成績：Bull's-eye（命中），第二個PASS，又一個Bull's-eye，第三個PASS

之後，管制官在無線電中大吼：「瞄準靶後方一百呎！不要對著噴水靶打！」我回頭看到噴水靶正快速沉向海裡，最後只剩下靶繩浮在海面上。

此次任務因爲航程遠，四機返回新竹之前，先落臺南基地加油，下機時領隊黃學文拍拍我們三個人，說：「幹得好！」那是中華民國與美國共同執行的最後一場藍天演習，我有幸參與了這次藍天演習。

民國七十三年九月五日F-100正式除役，五日除役典禮甫結束，星期一清晨天尚未亮，我便攜帶打包好的行囊驅車前往CCK（臺中清泉崗基地），開始F-104換裝訓練。

換裝過程，要學習的地方非常多，雖然之前有九年F-100的飛行經驗，不過F-104畢竟是不同的機種，么洞四（F-104型機之別稱）機身長翼展小，本身推力大，這樣的設計操作困難度高，進場時，若遇落地襟翼或起飛襟翼故障，駕駛桿會不斷Shake（搖晃震盪），如至失速邊緣飛機會Kick（警告動作），若再無法排除故障會造成機頭Pitching up（上揚），一旦出現Pitching up情形，這時飛機就難以操控了，所以么洞四對飛行員而言是不小的挑戰。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飛

TR-1性能科目，我飛前座，薛東興教官是我的帶飛教官，當天是三十六跑道由南向北起飛，起飛後左轉，前往臺中外海、馬公北邊TC訓練空域（空域名稱）。這是我第一次執行F-104性能科目失速測試，誰知便發生機械故障，當時一心只想安全回來落地，無暇恐懼，如今想來，心有餘悸。

空域中先進行落地襟翼失速測試及改正，我將油門收回至百分之八十，帶起機頭，收至慢車，速度從三百五十哩逐漸遞減，速度至兩百五十哩時駕駛桿開始不停Shake，不久出現Kick，我立刻鬆下機頭，加滿油門，失速現象解除。接著做起飛襟翼失速測試及改正，我先加速至三百哩，帶起機頭，當我把襟翼手柄放在Take off（關）的位置，發現襟翼顯示器毫無動靜。么洞四前後座的手柄同步，薛教官重複我的動作，確實沒有動靜，起飛襟翼下不來，我們兩人立刻重複之前測試的落地襟翼，原本正常的落地襟翼此刻卻毫無動靜，我和薛教官前後座試了又試，這架么洞四落地襟翼確定完全放不下來。

落地襟翼無法放下，落地時將是很大的挑戰，處理不慎便易造成重大飛安事故，緊急中，薛師傳告訴我他

飛么洞四這麼多年，不曾發生這狀況，這回是頭一次襟翼完全無法放下。薛師傳這番話，讓我不知如何回答。

我快速複誦一遍緊急程序，向薛教官報告，TO（指令）上有提，建議飛機落地時總重量應在一萬六千磅之下，五邊進場速度不低於兩百三十哩，否則會產生Shake，如速度再低造成失速，飛機會Kick，機頭向下壓，這在低空時非常危險。TO建議飛機以高度一千呎長，五邊進場，下降率約每分鐘八百呎，自動俯仰操縱讀數（APC）最大二點五，觸地速度不得低於一百九十五哩。此時不能如正常進場，否則在長五邊且下降率低情況下，如再以大速度方式進場，易因速度過大造成阻力傘破損，如減速不當需放捕捉鉤，若捕捉鉤又無法抓住BAK-12（攔機鋼索）的鋼繩，飛機恐將衝入清除區的攔機裝置，屆時人機如何，後果難料。

複誦完畢，我呼叫地面塔臺，告知飛機故障，並報告預定返場時間。塔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通知基地消防、救護單位，緊急在跑道頭集合待命，我們兩人在空中盤旋，直到油量剩下兩千磅左右，準備返場，我們自大肚山南邊切進，對準五邊，以不低於兩百三十哩速度進場，觸地速度不小

於一百九十五哩，時速三百六十公里，等於每秒速度三百三十三呎，CCK跑道全長一萬兩千呎，我們必須在跑道一千至一千五百呎處落地，落地後可用跑道剩下一萬呎，以每秒三百三十三呎速度計算，短短三十秒將抵達跑道盡頭，所以此刻，落地將是極大的挑戰。

抵達六哩時，高度一千呎，放起落架，基地就在前方不遠處，此刻剩下最後階段，大意不得。當時情況雖危急，面臨成與敗的關鍵時刻，心中反而無懼，一心只想對正跑道，安全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時任空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唐飛（中）將軍蒞新竹聯隊視察與熟飛，作者（右）與之合影留念。



作者任新竹聯隊第四十一中隊長（前一）任內與全體飛行隊員合影。

落地。我小心翼翼地調整速度，進入清除區慢慢收回油門，飛機順利的在跑道一千呎處落地，我鬆下機頭，將油門收至IDLE（怠速），這架F-4以幾近兩百哩，也就是三百六十公里時速在跑道上飛馳。我在跑道六千呎處阻力傘，飛機依然在跑道上快速向前，不過速度漸慢，就在跑道盡頭前一千呎的地方，終於停了下來，後座薛教官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喃喃自語：「安全了！安全了！」看著不遠處停著的消防車和救護車，我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我第一次執行「COMBAT」性能科目失速測試，誰知便發生機械故障，幸虧處置得宜，人機均安。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我至新竹基地

報到，往後大半時間都在新竹基地歷練，先後為飛行官、分隊長、四十一中隊長。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大隊政戰主任任滿赴戰院深造，民國八十二年九月畢業調花蓮佳山基地作戰情報處長，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回新竹聯隊任基勤大隊長，再後來先後調至花蓮與臺東基地任主管職，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於三軍大學主任教官任內退伍。

回顧三十年軍旅生涯，因為工作與職務調動，在家時間甚少，我錯過許多重要的時刻，父母生病，是妻子開車載老人赴醫求診，照顧老人家；孩子求學階段，是妻子往來奔波於家與學校之間；女兒出生當下正值夜警，第二天清晨四點尚有一批任務，深夜裡，妻子獨自一人在待產室裡重複做著使勁、喘氣、使勁……的動作，我錯過了女兒呱呱落地的那一刻，錯過孩子成長過程中重要的陪伴，一生戎馬，我有諸多的錯過。

女兒「妹妹」從小是過敏體質，經常因為氣喘住院治療，妻子往來奔波於家與醫院之間，常感心力交瘁，卻從不抱怨，為免我因為擔憂影響飛行，每一次電話裡，妻子總是一派輕鬆，直到多年以後，方才提起一次「妹妹」甫自醫院出院返家，她在後陽



作者（後排右位）一生戎馬，大部份時間都在部隊裡，待命警戒，獻身空防，對於家人有諸多的錯過；因此於退休後，非常珍惜與愛妻（後排左位）、家人相伴相守的點滴時光。

臺清洗衣服，交代兒子好好看護妹妹，客廳傳來「妹妹」斷斷續續的咳嗽，突然一聲大咳之後便沒了聲息，當她趕到客廳時，「妹妹」臉已發黑，旁邊是吃了剩下一半的餅乾，當時不知哪來的力氣，她一把抓住女兒，倒吊過來，不停地拍打背部，當時她已泣不成聲，原本要兒子趕到樓下叫警衛叔叔，說了「叫」便再也說不出聲，兒子看著妹妹臉色發黑全身癱軟，急著大叫「妹妹叫」、「妹妹叫」、「妹妹叫」……，好不容易卡在氣管裡的餅乾屑屑掉了下來，女兒這才恢復正常。

妻子說，那一回她差一點就失去



作者身為中華民國戰鬥機飛行員，
擔負領空守護重任，雖然艱險危難
常伴，但深以為榮、為傲。

了女兒，女兒恢復正常呼吸之後，那個夜晚，她曾經為應否告訴我女兒當天發生的事情，內心焦灼不已，後來為免讓我擔憂，還是選擇了沉默。不過妻子用大哭一場宣洩心裡的壓力，真難為她了。

當年為減輕父母經濟負擔，選擇軍校就讀，記得還是村子裡第一個站在飛行線上的飛行員，偶爾休假返家，左鄰右舍的小朋友喜歡圍繞在旁邊，要我說故事，不難看出，他們對飛行是羨慕又嚮往的。時間如果重來，人如果能夠再活一次，我依然會做同樣的抉擇，接受挑戰並堅持自己的選擇，身為中華民國戰鬥機飛行員，是榮譽，更是驕傲。

天翼下的笑眼

見航院

· 林寒 ·

你妳你們妳們 沒有說話

披著安靜 繫著堅定 扛著雷厲

晶燄般的意志始終舉著

藍天的胸襟 銀翼的肩胛

機電的圖騰

沒有言語 安安靜靜地

始終是站著 始終沉默

那是因為信念底藏著彼岸的護守

護守那是因為

古老的古老用古老寫下了

命定的生生世世

無悔無怨的正氣

就是要在悶響浮泛的風飛沙中

拔出一座穿著天空

於泥磚上翱翔的赤血

你妳你們妳們 若飛鳥的魂魄

穿著湛藍 繫著湛藍 扛著湛藍

彷彿南國的翅膀

南國的旋律 南國的氣息

湛藍色的心跳始終

不曾枯萎也不曾沙啞過

就讓安安靜靜來說話吧

靜謐的言語 依舊不肯言語

不願言語 更毋須言語

盪漾的的雁鴻有說過話嗎

泥雪上卻堅守地留下印痕

而靜寂般的眼神始終呼吸著

赤膽長嘯似的翱翔

即便遠望的天空遙遙無際

卻有隻飛鳥執念停泊 猶若呼應著

藍天的盾守 銀翼的天職 機電的盤繞

好比依舊的辭彙終究

像那崗山的身軀屹立不搖

那是因為古老的斑駁始終提著清晰

要停泊的時間來書寫出 依舊

唯一的名字就叫做依舊

航院啊！就像穿著天空的山丘

湛藍色的心跳

航院策魂的眼神始終訴說著

有些該然的言語

生生世世前就寫下了

白馬追風何需要再次言語

盾守的鷹隼 柔韌的銀翼 滾動的機電

就安安靜靜地 木棉花也已慢慢地

在崗山之眼漫漫地走著飄著 然後站著

眼看風雲電掣的翅翼如何在天空中

勾勒出笑眼大無畏的鐫印

更如何於漫漫黃沙下

聆聽天翼同守同意

心如鐵鑄雷打不動

剛毅的羽衣舉著一簑煙雨